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闖浪裡白跳

詩曰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 人情澹

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他日梁山泊

高名四海揚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橈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矮黑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

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  
聽了倒捏兩把汗鄰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  
顛倒說我小哉那塊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  
棍兩邊營裡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開都  
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  
怒拿起訊棍便迤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  
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  
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計利害也不到的  
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  
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  
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聲慌忙丟

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答道自說那結識  
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  
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誰那里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  
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  
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  
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裡叙懷請兄長便  
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  
到房裡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  
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迤入江州城裡來去  
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  
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看了封皮

從頭讀了歲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恠休恠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裡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伍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持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悞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賣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下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更看他的如何但見

面潤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身材皂紗巾畔翠花開黃旗書令字紅串映宣牌兩隻脚行千里路羅衫常惹塵埃程途八百去還來神行真太保院長戴宗才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裡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

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盃酒過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折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鉄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了那個人上樓來宋江看見了喫一驚看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麁肉鉄牛似徧體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  
雙眼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鉄刷猙獰好似狻猊天蓬惡  
殺下雲梯李逵真勇悍人號鉄牛兒

宋江見了那人便問戴宗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邊牢裡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鉄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因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裡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押司你道這厮怎麼麁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便道我問大哥怎

地是龕鹵戴宗道兄弟你便問請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  
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龕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  
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閑常你要去投逵他的義士哥哥李  
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  
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  
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  
甚鳥節級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  
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  
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  
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  
不奈煩小盞喫換個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恰纔大哥爲

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  
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  
還他自要些使用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  
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  
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  
里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  
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  
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  
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  
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幾碗了去李  
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了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

這銀與他便好恰。總小第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裡了。宋江道却是爲何尊兄說這話。戴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送的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里討這十兩銀來拜還兄長。戴宗面上湏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這些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若要用時再送些與他。使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具眼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龐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裡。但吃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的人。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有詩爲

証

夫性由來太惡。龐江州人號李克徒。他時大展屠龍手。始識人中大丈夫。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盃。却去城外閒翫。一遭戴宗道小第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踈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一賭房裡來。便去場

戴宗長  
真不小  
六

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匹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肱膊地博一個义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肱膊的又博個义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捨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义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遞莫是誰

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回口裡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閑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恁般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捨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擄在布衫兜裡睜起雙眼說道老爺閑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這遭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發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



李皇... 卷之三十一  
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裡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恠鉄牛閑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下了時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裡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

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的記了冤仇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裡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弟兄自不敢來了我自看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盃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停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盃就觀江景有詩爲証

白傳高風世莫加 畫船秋水聽琵琶 欲舒老眼求

陳跡 孤鶩齊飛帶落霞

各通

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裡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一觀看那江上景致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悠別浦撐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公垂釣下

釣黃蘆岸口青髻童牧犢騎牛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涼風吹水面紫霄峯上接穹蒼琵琶亭畔臨江岸四圍空濶八面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壁昔日樂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奈煩小盞價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材你不要做聲只顧吃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歡喜喫了

幾盃忽然心裡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此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筋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第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

了自碗裡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裡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裡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卓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笑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說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在車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家搨

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纏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都醃了不中吃。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請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吃。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湓內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巒擁髻鬟 明月琵琶人

不見 黃蘆苦竹暮朝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稍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

我那漁人又荅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船那里先拿魚  
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  
里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篾一  
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艍板底下一絞  
摸時那里有一個魚在裡面原來那大江裡漁船船尾開  
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篾攔住以此  
船艙裡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  
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  
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篾那七八十漁人都遶上  
船把竹篙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燥起來便脫下布衫裡  
面單單繫着一條碁子布梢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

一駕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裡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  
看見盡吃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  
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地  
挑了擔走正熱鬧裡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裡走出來衆人  
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  
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  
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唱道你這厮喫了豹  
子心大虫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  
大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  
青紗帽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  
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裊脚多耳麻鞋手裡提條行

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廝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槁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逃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躡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裡那人又飛起脚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鉄鎚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匹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

休來討魚又在這裡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壞了義氣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個輪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區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裡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美好漢定的不是好男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

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畧攏來繫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裡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搨擦撥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裡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廝打先教你吃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梩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裡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裡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

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滄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州裡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貪看沒一個不喝采論這兩個好漢時但見

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個是小孤山作恠妖魔這個似酥團結就肌膚那個如炭屑轉成皮肉一個是色依壬癸一個體按庚辛那個如三冬瑞雪重鋪這個似半夜陰雲輕罩一個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個如千千火

煉成欽漢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個是九曲河鉄  
甲老龍這個如來羅漢顯神通那個似玉碾金剛施  
勇猛一個盤旋良久一流遍體迸真珠一個揪扯多時  
水浸渾身傾墨汁那個學華光歲教主向碧波深處現  
形骸這個相黑殺天神在雪浪推中呈面目正是玉龍  
攪暗天邊日黑鬼掀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裡揪住浸得眼白  
又提起來又納下去何止滄了數十遭宋江見李逵吃虧  
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  
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  
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裡白跳的張順衆人道正是

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管裡  
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  
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  
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裡見是戴宗叫他却也如常認得  
便放了李逵幾分早到岸邊扒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  
道院長休恠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  
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裡趕  
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沒水張順早沒  
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  
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渰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  
逵上岸來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



順李逵都到岸下各自扒將起來戴宗見李逵喘做一團口裡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坐下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會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今日倒冲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是不會交手李逵道你也湊得我勾了張順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逵道恁麼便和你兩折過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裡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

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得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裡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上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吃三盃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任只聽得江岸上發

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個急急走來解勸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得遇三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盃再喚酒保重整盃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依例納錢張順道既然得遇仁兄事非偶然兄長何故見外如此說錢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吃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裡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裡有一霎時却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

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李逵將來停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待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見一尾也十分勾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李逵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香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四人正飲酒間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根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宋江看了那個女子時生的如何但見

水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臉桃腮醞釀出十分春色柳眉  
星眼粧點就一段精神花月儀容蕙蘭情性心地裡百  
伶百俐身材兒不短不長聲如鶯囀喬林體似燕穿新  
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曉露一枝芍藥醉春風

那女娘道罷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  
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  
斷了他話頭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跳起身來把  
兩個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驀然  
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桃腮似土檀口無言  
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  
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錯現出百般形且  
看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  
東風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  
解

李生曰凡言詞脩飾禮數閒熟的心肝倒是強盜如李  
大哥雖是鹵莽不知禮數却是情真意實生死可托所  
以孔夫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  
受也上大人丘乙巳真是個人精真是個人極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詩曰

爾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煙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

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贗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

翻成狴犴囚

搔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鬧江州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納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喚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

這酒樓  
子委是  
姓宋與  
花榮以  
宋公明  
姓劉的  
不同

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  
那里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  
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見他有不願經官的意  
思便喚那老婦人問道你姓甚麼那里人家如今待要怎  
地那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  
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因為家窘他爹自教得他  
幾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為他性急不  
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  
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  
分又且同姓宋江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裡我與你二  
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裡賣唱那夫

是  
人  
自  
走

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但得三五兩也十分  
足矣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  
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  
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畧擦得一起擦他自倒了不曾見  
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  
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  
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便道  
兄弟我勸二位來吃酒倒要你還錢於禮不當張順苦死  
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弟兒兩個  
也兀自要來投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本頁五言此平水字專

這二  
兩銀  
子與他  
三人看  
猴賊賊

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仁兄  
曲允宋江道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  
盃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  
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裡五個人都進  
抄事房裡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  
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  
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  
入城去了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吃宋  
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  
肚攪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  
宋江爲人最好營裡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  
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  
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  
都在房裡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  
腹吃了些鮮魚苦無甚深傷只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  
貼止瀉六和湯來吃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  
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  
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  
藥伏侍次日却見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  
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絕可吃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  
吃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  
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

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飯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裡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止本身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庵裡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住處只在牢裡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里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裡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

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旆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心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裡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遂錯過何不且上樓自己看觀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裡坐了凭闌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窓翠簾幙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壺擺列着歌姬

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  
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  
擊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潯陽樓喝采不已凭闌坐下酒保上樓來唱了  
個喏下了簾子請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  
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  
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  
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菓品按酒  
列幾般肥羊嫩鷄釀鶯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  
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  
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

精。

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盃兩盞  
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  
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上人雖留得一個  
虛名月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  
配來在這裡我家鄉上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  
湧上來潯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  
江月詞調便喚酒保索借筆硯起身觀說見白粉壁上多  
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  
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其酒興磨  
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

李... 卷之三

五



其

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

冤仇血染潯陽江口觀此可知宋公明真品格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盃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踏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 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

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卓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盃酒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笑了取些銀子笑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浪浪滄滄取路回營裡來開了房門便倒在

如今讀經書的如那一箇不認是阿誰徒

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日害酒自在房裡睡卧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有個去處喚做無為軍却是個野去處城中有個在閑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區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閑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裡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裡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

邊來歸去不期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翫一回信步入酒庫裡來看了一遭轉致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說道前人詩詞也有作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咲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厮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黃

其知已

文炳道這厮執仇兀誰却要在此間報仇量你是個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呀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著頭道這厮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硬斗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吃了一瓶酒醉後踈狂寫在這裡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囚人生得黑矮肥伴黃文炳道是了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

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知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遵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複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總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隨卽體察

勦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更無街方小兒謠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 刀兵點水工 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

山東

因此特寫封家書來教下官隄備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於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個却正是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鬧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自道不幸刺

此人用

文雙頰只今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  
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  
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  
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  
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宋  
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  
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  
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  
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  
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  
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以說

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  
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  
取過牢城營裡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  
蔡九知府親自檢着見後面果有於今五月間新配到囚  
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  
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  
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  
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  
人快下牢城營裡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  
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吃了一驚心裡只叫得苦  
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叫各去家裡取了各人

器械來我間壁城隍廟裡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卽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裡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裡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里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濤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里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忘記了誰人記得戴宗道却總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濤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撓頭不知痒處只叫尋苦我今番必是死地

詩曰

一首新詩寫壯懷

誰知銷骨更招災

戴宗特地傳

消息 明炳機先早去來

不說何  
不就走

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第不敢擔

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

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裡胡言

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感道

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

裡逕來城隍廟喚了衆人做公的一直迤入牢城營裡來

徑喝問了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

裡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尿坑裡滾見了戴宗和做

工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拏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拏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全無正性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

這何通  
外通

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友只顧拏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在此專等戴宗領了鈎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裡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裡當廳歇下知府道拏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宋江那聖青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

計較  
何使

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什○麼○要○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總風若是來時風便是○緊○大○家○風○此○好○真症候若是近日總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吃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太牢裏收禁宋江吃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

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詩曰

江上高樓風景濃 偶因登眺氣如虹 興狂忽漫題新句 却被拘攣狴犴中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廝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可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萬

不○明○地○判○此○  
怕○可○快○活○此○  
水○言○活○此○

民稱快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  
見得極明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送禮物去書上就薦  
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  
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托於門下益自當銜環背鞍  
之報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  
炳問道公相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  
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  
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  
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  
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為軍去了詩曰

堪恨奸邪用意深

難道沒干已事非干已苦侵尋

致將忠義囚

### 囹圄 報應終當活剖心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翫好之  
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  
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裡去慶賀  
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  
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  
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  
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悞事情戴宗聽了  
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  
安頓了却來牢裡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  
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些見識解救哥哥



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裡吃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牢裏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裡誰敢奈何他我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

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看哥哥又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吃酒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絆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裡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裡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肩挑上兩個信籠口裡念起神行法呪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有西江月爲証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腳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通神萬里如同眼近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  
取數陌金錢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吃了素食離  
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  
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擲地路上畧吃些素飯素酒點心  
又走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  
個五更趕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  
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  
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  
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  
宗攔指問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  
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檻窓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裡面揀一  
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胳膊脫下杏黃衫噴口  
水晾在窓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兩  
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鷺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  
多與我做口飯來吃酒保又道我這里賣酒賣飯又有饅  
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吃暈酒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  
料麻辣熨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熨  
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  
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天旋地轉頭  
暈眼花就斃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裡走出一個  
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潤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  
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  
裡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  
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書百拜奉  
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了  
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  
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  
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坊裡去開剝只見從頭  
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  
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

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所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  
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  
江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斃任宋哥哥性命不當死撞在  
我手裡你那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  
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  
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扒起來却見朱貴折開家書在手  
裡看戴宗便叫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  
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  
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  
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  
聽了大驚便問道足下好漢你却是誰愿求大名朱貴答

道俺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  
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怎地却認得吳  
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條大寨裡軍師執掌兵權足  
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亦聞  
軍師多曾說來兄長莫非是江州神行大保戴院長戴宗  
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  
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  
命戴宗又說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弟兄他如今爲吟  
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我如  
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  
宗看了首吃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

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都將備細說  
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裡與衆頭領  
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  
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觀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  
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舢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舢  
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  
戴宗叙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  
裡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  
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緣何  
我宋三郎吃官司爲因甚麼事起來戴宗却把宋江吟反  
詩的事一一對晁蓋等衆人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

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段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愿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里經過，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友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裡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岳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及也須用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吳用再有個相

好及也須用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吳用再有個相

識小生亦思量在牋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  
城裡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  
書玉石印記亦會鎔棒廝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  
他做玉臂匠也耙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  
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入山寨裡亦有用他處晁蓋  
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  
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了拴  
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逶到濟  
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  
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  
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裡面出來那人

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

頃刻龍蛇筆底生

米蔡蘇黃能

彷彿 善書聖手有名聲

那蕭讓出到外面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  
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裡打供  
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岳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  
教小可賚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  
到廟裡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  
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  
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  
定了好日萬望二位便那尊步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

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戴宗擡頭看時見那人眉目不凡資質秀麗那人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鳳篆龍章信手生 雕鐫印信更分明 人稱玉臂非

虛譽 藝苑馳聲第一名

當時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且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岳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賚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盃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

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分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兒吃酒蕭讓

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

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不

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噍燥倚仗各

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遶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

來聞兩個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

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

裡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

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

捉投林子裡來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

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裡要我

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吃飯杜遷道吳軍師

好箇吳  
用只是  
要人做  
強盜何  
也

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

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早

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

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

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

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笑道我們在此趨侍

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

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

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

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

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



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兩個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裡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各諱字號當時兩個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個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裡戴宗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拔開脚步登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

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之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卵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卵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卵處吳學究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差錯脫卵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卵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黃通判大通。  
又曰回書脫卯處有生意。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詩曰

有忠有信天顏助 行德行仁後必昌 九死中間還

得活 六陰之下必生陽 若非吳用施奇計 焉得

公明離法場 古廟英雄歡會處 彩旗金鼓勢鷹揚

話說當時晁蓋并眾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  
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  
仔細見不到處纒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  
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堅便道

小第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  
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  
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  
却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  
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  
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  
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  
可救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  
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  
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了日期衆多姪  
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

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回便見且說戴宗扣  
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  
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  
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  
不曾得見忌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  
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  
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  
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  
府看了喜不自勝教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  
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  
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裡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

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  
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  
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  
文炳道材野微物何足掛齒不以爲禮何勞稱謝知府道  
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  
道昨日下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榮任只在  
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  
既是恁地深感恩相至監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  
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  
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水借一觀知府  
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

大用此

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  
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  
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  
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  
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個圖書  
來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

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恠小生多言這封  
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  
誰不習學得况無這個圖書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學  
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  
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無亦是父寄書與子須

大用此

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府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學覽  
遍世間書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  
輕薄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裡誰來若說不對  
便是假書休恠小生多言只是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  
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  
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  
公吏兩邊排立知府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  
領了鈞旨四散去尋有詩為証

遠貢魚書達上台 機深文炳獨疑猜 神謀鬼計無

人會 又被奸邪誘出來 胡說他如何是奸邪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

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盃戴宗正  
在酒肆中吃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  
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  
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  
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  
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  
天色好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  
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  
子接了書入去少頃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  
尋客店裡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  
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慌忙一

此處  
文○  
吾○  
10○

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却是多少年  
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  
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  
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甚麼長中等  
身材敢是有些鬍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  
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  
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  
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鬍鬚  
况無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裡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  
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裡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  
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信籠

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  
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噴你如今只好  
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  
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  
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  
覷不得面皮把戴宗搗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  
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  
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  
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剖腹剖心去  
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  
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寫這封書與小人

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  
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  
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妙人由他拷  
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  
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  
牢裡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  
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  
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  
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  
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  
幹這件大功二乃却是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

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  
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  
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  
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  
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决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  
免致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  
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  
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  
家景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  
梁山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  
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

土兵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  
牌已後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  
犯由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  
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是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  
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  
裡把宋江戴宗兩個搗札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鷲  
梨角兒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  
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  
上利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  
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  
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嘆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歷

肩登背何止一二十人但見

愁雲荏苒怨氣氛氲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纓  
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魂  
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  
難再活長休飯喉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嚥猙獰劊子  
仗鋼刀醜惡押牢持法器皂纛旗下幾多魍魎跟隨十  
字街頭無限強魂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仵作子準備  
扛屍英雄氣槩霎時休便是鉄人須落泪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  
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  
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衆



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  
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  
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秘書結勾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  
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  
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揆入法場裡看衆土  
兵趕打不退正相關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  
的也強揆將入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  
里強揆入來要看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  
州撞府那里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  
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揆  
入來看一看打甚麼烏緊正和土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

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  
擔的脚夫又要揆將入來土兵喝道這里出人你擔那里  
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是挑東西送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  
何敢阻當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裡人也只得去別處過  
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担立在人叢裡看只  
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揆入法場  
上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那里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  
程可放我等過去土兵道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路  
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  
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里烏路那里過去我們只是從這  
大路走上兵那里肯放那夥客人齊齊的揆定了不動四

下裡炒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那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看人人一齊發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訖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里一齊動手有詩爲証

兩首詩成便被囚 梁山豪傑定謀猷 贖書舛印生  
疑惑 致使潯陽血漫流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

真忠義  
其好漢  
手來

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搨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美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担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比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都去箱子裡取出弓弩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

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便是燕  
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  
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  
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  
四下里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裡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  
斧一昧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箇出力  
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  
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  
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輪着大斧只顧砍  
人晁蓋便教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  
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

血流成渠推倒擗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  
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  
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  
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  
邊殺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裏去晁蓋  
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里來聽  
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  
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  
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  
背來廟裡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  
地關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

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裡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誰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尉耐那厮不來接我們倒把鳥廟門關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厮不見宋江

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恠鐵牛龕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俺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里前面又是大江攔截在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也不消得叫怎地好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裡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弟兄三個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

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挿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裡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裡這般合苦也逃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棍口裡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萬里長江東到海內中一個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上山剜虎目入水拔龍鬚七晝波心能暗伏水晶宮偷得明珠翻江攪海勇身軀人將張順比浪裡白跳魚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夥是甚麼人敢在白龍廟裏聚衆宋江挺身出廟前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衆人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籠到岸邊三阮看見也趕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時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頭船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衆人便拜道自從哥哥吃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弘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

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只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里不敢拜  
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  
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裡叙禮  
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  
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  
江州城裏鳴鑼擗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  
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  
將大刀濶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  
將去提了雙斧硬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  
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  
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  
州岸上來有分教潯陽岸上果然血染波紅湘浦江邊真  
乃屍如山積直殺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  
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秃翁曰晁蓋也須十七人纔來幹事張順亦是九人  
方來劫牢那裡如李大哥獨自一箇兩把板斧便自救  
人是如何胆畧如何忠義或曰若無晁蓋張順等衆人  
終須喪了三人性命卓吾曰如此一筭便無胆畧便不  
是忠義了若是真正忠義漢子卽事不濟亦不碍其爲  
忠義也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與此李大哥之所



